

圖

- 圖-1 中國工業行業的利潤率，1980 - 89
- 圖-2 「比價復歸」
- 圖-3 中國 101 最大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率的增長，
1984 - 85
- 圖-4 中國非生產性投資和住宅投資的比例，1958 - 90
- 圖-5 中國耐用消費品「老四大件」和「新五大件」的產
量，1949 - 90
- 圖-6 中國輕、重工業生產增長率，1978 - 90
- 圖-7 中國「買方市場」的價格改革與價格「雙軌制」結合
的動態漸進模式
- 圖-8 日本和美國製造業固定資產的折舊周期比較，1960 - 78

作者的話

1989 以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展開。價格改革引進配置資源的市場機制；企業改革重新塑造自負盈虧的企業。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是經濟轉軌的兩個核心。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最徹底的價格改革是「休克療法」；國有企業改革的通行方法是私有化。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 1978 年開始。與「漸進」的經濟成長相結合，中國改革採取了「漸進」的模式。在俄羅斯遭受惡性通貨膨脹和工業產量逐年跌落之際，中國的 GNP 以每年平均 9% 的高速持續增長了 16 年！這樣鮮明的對照，向「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私有化提出理論挑戰。根據中國的實踐，這本小書提出：第一，經濟轉軌，不僅僅是狹隘的經濟機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其本質是更廣闊的經濟發展問題。第二，經濟轉軌，不是由過去的計劃經濟向現成的西方模式過渡，其本質是超越現存體制，實現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

從七十年代末期開始，在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作者直接參與了一些農村改革的調查研究。1984 年底到 1989 年初，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我直接組織和參與了一些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研究。1994 年，我成為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員。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有關領導的支持下，通過與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和英國劍橋大學應用經濟系的合作，作者重新組織和參與了一些社會經濟問題的實證性調查研究。

我們希望從事對改革決策負責的研究。任何重大改革的決

策，必然牽扯方方面面的利益。從某一特殊專業或學術角度出發，單獨作出結論，可能會是片面的。因此，改革需要高層次、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在過去十餘年間，作者有幸在老一輩領導人的提攜和指導下，一直工作在集體研究的環境裏，從事與改革實踐緊密相聯的實證性調查研究。從老一輩領導人、從同事們、從許多熱情接待我們的各個部門、地方和企業的領導和實際工作者那裏，我學到了很多很多。

這本小書的原稿是英文，是作者在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和政治系的博士論文。為了體現「公平競爭」，寫作時，盡量少用外國人看不懂的中文資料。同時，本書與大名鼎鼎的薩克斯、科爾奈爭長論短，多採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戰法。第二部分更借一些名牌洋人說話。這都造成書中諸多引文。有些文字佶屈聱牙。另外，本書側重與薩克斯和科爾奈的邏輯爭論，肯定中國改革沒有按照他們的邏輯進行，是正確的。因此，顯得正面肯定得多，來不及討論中國改革本身的諸多難題。

作者特別感謝我的博士導師彼得·諾蘭（Peter Nolan）博士。在英國劍橋，他為我免去一切考試，提供了三年寫作的條件。1994年始，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陳文鴻教授給我一份研究員工作；並且投入大把經費，參與和支持國內課題組的有關研究。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和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的領導和同事們，熱情支持我重新投入國內有關課題的調查研究，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給我極大幫助。

在寫作和修改過程中，劍橋大學經濟和政治系諾蘭博士、辛格（Ajit Singh）教授、陳（Ha-joon Cheng）博士，密克斯（Geoffrey Meeks）博士，應用經濟系紐伯瑞（David Newbery）教授，薩賽斯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伍德（Adrian Wood）教授，倫敦大學亞州和非州學院經濟系盧荻博士，安格里拉大學發展研究

院遭伯恩（John Thoburn）博士，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帕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彼茲堡大學經濟學饒斯基（Thomas Rawski）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陳文鴻教授曾提出很多寶貴意見。諾蘭和陳文鴻更曾經於百忙之中，花費大量時間，為我逐字逐句地修改英文。

本書價格改革部分，1993年曾印成劍橋大學應用經濟系《經濟轉軌討論文章》（Discussion Papers on Economic Transition）No. DPEF 9305；本書企業改革部分，1996年印成《應用經濟系工作文稿》（DAE Working Papers Amalgamated Series）No. 9602。本書的英文版將由麥克米蘭出版社出版。本書第一部分由盧荻博士譯成中文。經作者修改後，在《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7月專號發表。第二部分由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劉海泉博士翻譯，作者修改。在本書的出版過程中，人民大學出版社梁晶作了徵求意見的工作；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作了許多繁雜的編輯工作。

最後，借此機會感謝我的妻子郭培慧。在我們幾年海外顛波的日子裏，她承受了所有的生活波折，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勞動。

作者由衷地感激許許多多理解和支持過我們從事實證性調查研究的老一輩領導人和同代朋友。作者本人對書中的觀點和錯誤負責。